

生殖一場多重情慾的解放歡宴

洪凌

閱讀《豪爽女人》

何春蕤的論述集《豪爽女人》，副標題是〈女性主義與性解放〉，以十個篇章與結語貫串出論點犀利、脈絡明晰的意識形態：讓女人的各種性慾得自由自在、爽悅的發展，將女性主義運動與更基進直接的性解放觀念連結，企圖經營出以女性為性愛主體的論述場域。

較為敏感的讀者（例如我自己）在一開始看前言的時候，就會注意到作者的「警告」，告訴異性戀者以外的其它性愛族群，由於書寫策略的關係，本書的批評焦距還是集中於兩性之間的情慾。正如作者所言，要面面俱到而不因此模糊掉批評的重點，是幾乎無法以一本書就順利達到的目標。所以，她甘冒被認為「對同性戀問題不夠敏感」的指責，將大多數的篇章用來宰割一般異性戀機制運作出來的性壓抑狀態，與僵化的男女性愛位置，希望從中衝撞出淋漓痛快的女性性愛歡宴。在此書裡，女同性戀被視為女性多種情慾模

式的其中之一，令人想起《島嶼邊緣》的「妖言」專題所持的立場。

在寫這篇閱讀報告時，不由得聯想起最近有關的一些事件。從九月十日，《豪爽女人》的新書發表會，開始一場針對「普遍性解放」與「情慾多元化」這兩種論述立場的辯論，到九月二十五日的本土同性戀座談會所引爆的同志對立，在在彰顯出邊緣族群的內部歧異，終於得以披露在臺面上。在此之前，姐妹情誼與同志團結的名目，緊緊栓扣住族群內的所有個體，同時也使得主流媒體或一般大眾可以順理成章地將女性主義者或同性戀者視為面目單一的團體，甚至以集體名詞草率帶過（例如「女性主義者就是如何如何」云云）。總之，在被體制收編為次要聲音（minor voice）之前，邊緣族群的「內鬥」反而可能激發出原先共識以外的新鮮能量，穿刺既有的盲點。

值得仔細觀察的是，主流意識形態無所不用其極的征服慾與恐懼心態。在這兩場座談會裡，不乏有人以開明的保守分子自居，超然地批評這些邊陲勢力「還站不穩就想跑步」！坦白說，這些人的干預與自作聰明的勸告（「同志之間不要傷感情」之類的）只是愈發暴露出主流勢力的迂腐與愚蠢。無論是酷兒、同志、或者更「溫和」的 gay，沒有人會因為彼此立場不

同而偏向父權中心的異性戀陣營；正如講究全面性解放的何春蕤，不會和抱持不同立場的女性主義者自相殘殺。對立與拮抗並非抵銷內部力量的攪局動作，而是因此將反抗陣營分化為面目多重的難馴異獸。不同的臉譜擁有獨立的身份主體，但是彼此也交流相互的同質情慾。

每一種慾望都需要得到獨特而細緻的對待態度。從《豪爽女人》一書以及最近的這些事件，可以約略看出來，在泯消殊異性的共同體階段之後，女性主義與同性戀運動的發展，或許會因為這些微妙的一「情慾——對立」暗流而綻放出更離經叛道的活力。所以，誤以為姐妹決裂或者同志鬪牆的主流勢力，放聰明點罷！別愚昧到認為這是幸災樂禍的時機。分裂是造就更旺盛反叛力的姿態。分裂之後，互異品種的妖異花朵組成沛然難禦的碩大歡宴，解體掉所有可能收編邊緣者的伎倆——因為，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任何一種編納方法足以面面俱到地收彙所有分崩離析、不再迷信共同信仰的各種異端。在二十世紀末，戰鬥位置與其是熱血沸騰的革命，不如變形為諸多配備不同，但卻以共同的欲望，合力腐蝕巨大陽具的恐怖小組游擊隊罷！

(1994年10月10日自立早報)